

# 从“是”的英汉比较看中西哲学的差异

陈 卉

(重庆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市 400065)

**摘 要:**通过对英语“to be”与汉语“是”的比较研究,表明正是英语极为普遍地将“to be”当作“to exist”使用的这一语言事实,决定了西方哲学围绕着“to be”或“Being/being”盘旋的状态(ontology 由此而来),而汉语中没有以“是”落尾(即其后什么也没有)且又以“是”表示存在的句子使用,所以从汉语中盘旋不出以“是”为本的哲学范畴来。“是”与“to be”的关系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词对词的翻译问题,而变成了中西方哲学互诤互释的一条通道,由此开启了一条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进路。此外,对照“to be”式的言语构造与汉语中的存在表达式,还提出了汉语中“存在性动词束”的概念。

**关键词:**语言哲学;“to be”与“是”;存在性动词束;因果型思维;类类型思维

**中图分类号:**B51/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5-0111-05

在现代哲学中,“语言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是:那些典型的分析哲学家主张,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业已成为研究一切哲学问题的方法论基础。正如达米特(Michael Dummett)指出:“哲学能做的工作是让我们清楚地把握我们借以思考世界的概念,因而稳妥地把握我们在思想中表达世界的方式”;“哲学的出发点是对我们思想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所谓思想哲学(philosophy of thought)乃是其他一切哲学的基础”;而“思想哲学只有凭借语言哲学才能进行探究”<sup>[1]2-3</sup>。这里揭示了两个要点:第一,所有哲学研究都是围绕着语言—思想—世界的语义关系而展开的;第二,“语言在解释次序上先于思想”<sup>[1]3</sup>,或者说,语言哲学是探索关于世界的那些思想(特别是本体论思想)的方法论基础。

众所周知,“to be”或“being”乃是一切本体论研究的核心概念。因此,本文对“to be”与“是”的英汉对比,不是讨论它们的双向翻译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这些词语在哲学中典型的意义和用法,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揭示中西哲学思维模式和言说方式的差异。关于“是”的用法,本文所选典型的汉语哲学文本是《老子》、《庄子》和《论语》<sup>①</sup>。而且,我们还以现代汉语中有关“是”的用法作为佐证,以加强我们关于中西哲学差异的结论。

根据坦尼斯里(Alessandra Tanesini)<sup>[2]83-84</sup>,在印欧语系中,相当于英语“to be”的动词有三种不同的基本用法,每一种用法都有其不同的逻辑功能。这三种基本用法是:(1)当存在(exist)讲,如在“God is”(上帝是存在的)中。在此种情形下,“is”意味存在,因而译成逻辑时使用存在量词(existential quantifier),于是有 $\exists x G(x)$ 式的逻辑表达式<sup>②</sup>。(2)当同一(identity 或 is identical to)讲,如在“Eric Blair is

① 本文所引《老子》、《庄子》、《论语》等文本,皆出自中华书局各版本。

② 可读作:“有一个对象 x 存在着, x 为上帝”。

收稿日期:2011-02-10

作者简介:陈卉(1969-),女,重庆市人,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语言学。

基金项目: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语言哲学核心概念的英汉对比研究”(2010SKZ1014),项目负责人:陈卉。

George Orwell”(艾里克·布莱尔就是乔治·奥维尔)中。在此种情形下,“is”意味着与什么同一(或者等于什么或者就是什么),因而译成逻辑表达式时,就成了 $a=b$ 。(3)当系词(copula)用,如“London is pretty”(伦敦是漂亮的),可表达为 $P(a)$ ,其中“is”被逻辑地转化为具有判断作用的函项结构符号 $P()$ 。证之于西方哲学中的著名论断,容易看出,笛卡尔的“I think therefore I am”(我思故我在)中的“是”(am)就是当作“存在”(exist)用的例子,巴门尼德的“Existence is identical to thought”(在与思同一)中的“是”表达的即是同一性,而在罗素讨论其摹状词理论时所用的例句“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bald”(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头)中,“是”(is)则被用作系词,而且是函项结构的组成部分。

对比地看,在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是”的用法如何呢?通过对《老子》、《庄子》、《论语》三个文本的考察,本文的初步分析结果如下:

1. 无一“是”表示判断。所谓“判断”,如上所示,就是在“主—系—表”式函项结构中作联系动词用。据王力考证,“汉语真正系词的产生,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前后,即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叶”<sup>[2]353</sup>。本文的考察结果与这一考证结论一致,即先秦时期的《老子》、《庄子》和《论语》中的“是”都不是系词。

2. 用作指示词,如同“这”、“那”、“兹”、“此”。例如,《老子》第七章:“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论语·学而》:“夫子至于是邦也。”

3. 用作语气助词,常用“是(……也)”式结构。例如,《老子》第二十一章:“唯道是从。”第五十三章:“唯施是畏。”《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论语·为政》中的“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论语·季氏》中的“无乃尔是过与?”,《论语·阳货》中的“今也或是之亡也”,《论语·微子》中的“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是鲁孔丘与?”、“是鲁孔丘之徒与?”。

4. 表示强调,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副词。例如,《老子》第七十五章有“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论语·子罕》有“室是远而”,《论语·尧曰》有“善人是富”。

5. 相当于表示肯定的动词与名词。例如,《庄子·内篇·齐物论第二》:“夫言非吹也,……欲是(引者注:此处是动词)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引者注:此处是名词)”;“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大知闲闲……,其司是非之谓也……”;“夫随其成心而师之,……未成乎心而有是非”。又如,《论语·阳货》也有“偃之言是也”。

至于“是”在现代汉语中的用法,首先应注意判断句的“是”乃是判断动词,属实词,是在判断句中把名词表语联系于主语并判断主语和表语之间关系的词。如“这件衣服是红色的”。除此之外,“是”还可作名词、叹词,单独使用或与其他词素组成连词和副词。例如,“他总是沿着这条小路往回走”(“是”作副词用,起强调作用)。“明天开会,咱们去还是不去?”(“还是”相当于“或”,选择连词)。作副词和连词用的例子还有:若是、要是、可是、但是、或是、是因为、不是……就是……、只是、老是、凡是等。汉语“是”本身还可作名词用,其意义相当于“本相”、“规律”等,如“实事求是”。作叹词时,一类单纯表感叹,一类表示呼应声音的词,相当于“嗯”,例如“是,是”。

尤需提及,汉语系词“是”与英语系词“to be”在如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1)汉语系词“是”不及英语系词用得普遍。汉语系词“是”的主要用法是作为“系住”主语与表语,而英语 to be 既可作系词,又可单独用作谓语,表示独立结构 to exist,如前面所说的“God is”。又如“Synthetic truths, whose truth depends also on how things are, are opposed to analytic truths”<sup>[3]7</sup>,此处“how things are”中的“are”就是“exist”。在英语中,像“It is here”和“They are in the street”这样的句型比比皆是。或者干脆说“I am”(如在前面提及的“I think therefore I am”中)、“She is”、“He is”、“It is”、“You are”、“They are”、“We are”等。注意此处“am”、“is”、“are”落在句末,而且它们既可以表示“同一”,又可以表示“存在”。可以说,在英语中“there is / are…”表示某物存在,是本族人习得、外国人学习英语时必须最先接触到的、使用最广泛的一个语言点。本文作者认为,正是这一语言事实,决定了西方哲学围绕着“to be”式言语结构盘旋的状态,因而有本体论/存在论(ontology)追问的悠长传统(参见下文论述)。

(2)在汉语中,即使承认尚有一些以“是”映射存在的情形(见下述“存在性动词束”),也决然没有以

“是”落尾(即其后什么也没有)且又以“是”表示存在的句子。虽然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中“是”的用法有较大差别,主要表现为“是”由指示词发展为判断系词,但以“是”字落尾且又以“是”当存在讲的句子从未出现过。如果有人说“我是”、“泰山是”、“狗是”、“观音菩萨是”中的“是”既是句子落尾,又以“是”表示存在,那么就可以断定这是生硬地模仿英语的说法,汉语中没有这样的语言直觉!这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且对中国哲学形态发生了重大影响的事实。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从汉语中盘旋不出以“是”为本的哲学范畴来。

(3)汉语中用作名词和动词的“是”无形态区别,即没有独立的名词形态这一事实,遮蔽了它成为一个对象的可能性,牵连中国哲学无法将它作为哲学范畴加以承认。英语中的“to be”是动词,“being”是名词,使用相当广泛,如“Accept being in the show”(同意参加演出),“a celestial being”(天神),“A dog is a vocal, but not a verbal being”(狗是一种能发声但不能说话的动物)。

## 二

参照以上所示 to be 的三种基本用法,我们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汉语中,通常用什么字来表达“存在”、“同一”和语法上的系词?

据本文考察,在《老子》、《庄子》和《论语》中,用于表达“存在”之意的字是:

(1)“有”。例如,《老子》第一章:“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第十四章:“执古之道,以语今之有。”第十七章:“太上,下知有之。”《庄子·内篇》中的《逍遥游第一》:“北冥有鱼”;《大宗师第六》:“虽然,有患”;《齐物论第二》:“有情而无形”。《论语·学而》:“有子曰:……”;《论语·里仁》:“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2)“存”或“在”。例如,《老子》第四章:“湛常存”;第三十二章:“譬道在天下”。《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论语·泰伯》:“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3)“生”。例如,《老子》第25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论语·雍也》:“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4)“立”。如《论语·颜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钱冠连认为现代汉语“干脆避开‘存在’这个动词,只用存在性的动词”,或者说“是以含存在意义的动词取代‘存在’这个动词的句式”以“避免‘存在’动词出现的机制”。<sup>[4]</sup>在此基础上,不妨将钱提出的“存在性动词”这一概念发展为“存在性动词束”,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存在性动词束”包括钱提出的一些动词:“v+着”存在句,如“床上躺着一个人”、“台上坐着主席团”、“门口站着许多孩子”、“手心放着一颗糖”等。

第二,“存在性动词束”还包括“有”字存在句、“是”字存在句、零动词存在句等几类表达式。例如,“有”字存在句:“山上有座庙”、“这里有一幢房子”等;“是”字存在句:“这里到处是水”、“他浑身是劲”、“大门外是一条宽阔的马路”等;零动词存在句:“呀,蛇”、“瞧,泰山”等。

第三,与古汉语用法相似,现代汉语也用“存”、“生”、“立”等进入“存在性动词束”。例如,“这里存有一些古旧书籍”、“模仿者殆,创新者生”、“安身立命”、“不破不立”等。

众所周知,在现代汉语中,常以“(就)是”、“等于/同”、“即”、“相当(于)”等表示“同一”之意。在《老子》、《庄子》和《论语》中,则有如下典型表达方式:

(1)“者……也”。例如,《庄子·内篇·德充符第五》:“天鬻者,天食也。”《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

(2)“同”。例如,《老子》第一章:“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庄子·内篇·齐物论第二》:“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3)“(是)……也”。例如,《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论语·为政》:“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庄子·内篇·德充符第五》:“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

也”。《论语·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

(4)“(是)谓”与“所谓”。例如，《老子》第十四章：“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庄子·内篇·齐物论第二》：“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论语·学而》：“其斯之谓与？”《论语·雍也》：“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5)“相若”。如《老子》第六十九章：“故抗兵相加，则哀者胜。”

(6)“为”。例如，《庄子·内篇·齐物论第二》：“是以无有为有。”《论语·为政》：“知之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阳货》：“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在先秦时代的古汉语中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称作系词的词”<sup>[3]255</sup>。即使六朝以后出现了以“是”作系词的现象，但它基本上只用作指示代词，如同“这”、“那”、“兹”、“此”，还是不同于联系动词。具体地说，系词在古汉语中往往用空项联结（即根本不用联项）与语气联结（即“之、呼、也、者、矣、耶、哉”联结）来表达。例如：“之”：“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也”：“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老子》第七十一章）“子曰：‘是闻也，非达也。’”（《论语·颜渊》）“者…也”：“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庄子·内篇·德充符第五》）“矣”：“夫乐杀者，不可得意于天下。”（《老子》第三十一章）。受西方语法的影响，现代汉语中用“是”作系词联结的句子多了起来，如“重庆是直辖市”。但若用古汉语来表达，则可能是“渝，直辖市也”，或者“渝，直辖市”，甚至径直说“渝，直辖”，即用语气联结与空项联结来表达。

### 三

根据张东荪的有关论述，汉语有三个显著的特点：(1)它没有与英文“to be”相当的正规系词，致使正式的逻辑命题难以得到清晰的表达；(2)由此导致主语不分明，乃至思想上“主体”(subject)与“本体”(substance)概念不发达；(3)进而使得谓语也不分明，使思想偏于现象论，而不深究变化（现象）背后有无本体。<sup>[5-6]</sup>对比地看，“西方哲学之追求本体是由西方的名学使然，而西方名学之必须有主体是由西方的言语构造使然。”<sup>[6]339</sup>依我看来，这些论述在思想主旨上恰与本文开篇所说达米特的看法相吻合。据此可说，本文对“是”的英汉比较，正是从中西“言语构造”角度揭示中西哲学差异的一种尝试。具体地说，基于本文所做的分析，我们可以引申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如上所说，Ontology(本体论/存在论)体现了西方哲学传统的显著特色。从言语构造角度看，这受制于希腊文 on=being，其复数形式 onta 相当于 beings。于是，对各类 beings(存在者)是什么和 Being as Being(存在本身)的根据何在的追问便构成了本体论/存在论研究的核心问题。用王太庆的话来说，本体论/存在论其实就是“是者之论”<sup>[7]430</sup>，亦即研究是者为何以及如何是(是者是其所是的原因和根据)的问题。此类研究的先决条件是：立足于 to be 的言语构造，从逻辑上清楚地区分存在(是)与存在者(是者)、本体与现象、真理与意见，并且认定语言—思想—世界的同一性。由此可见，不明白 to be 式的言语构造何以为本体论/存在论奠基，就难以真正领会主流西方哲学的运思方式。

其次，对比地看，“在中国哲学里没有与‘是’相当的哲学范畴”<sup>[8]49</sup>，因而中国哲学传统本身从来不曾出现过关于“是”的本体论/存在论学说。诚然，中国古代有所谓的“本根论”和“大化论”，也许它们接近于西方的宇宙论(cosmology)。然而，“本根论”与“大化论”的宇宙论模式与“是”毫无干系。“本根论”通常包括道论、气论、太极、阴阳五行说等内容<sup>[8]48</sup>，而“大化即宇宙之整个的变易历程之义。大化论即是对大化历程之根本事实之探讨”<sup>[9]</sup>。关键是所谓“本根”和“大化”均以否认存在(是)与存在者(是者)、本体与现象、真理与意见的区分和语言—思想—世界的同一性为特色。“道”本来有“言说”之意，但在中国的主流思想中，人们在讲道论道时，基本上都像老子和庄子那样，为了言道而竭力破除名言，强调道之不可言说而只能隐喻。

再次，即使把中国古代的本根论和大化论看成是宇宙论，也须注意它们与西方式的宇宙论之间的区

别。概略地说,自古希腊的巴门尼德提出“存在者存在,非存在者不存在”(或“是者是,非是者不是”)和“存在与思维同一”(或“是与思维同一”)以来,西方的宇宙论就受着 to be(存在/是)式的思维结构和言说方式支配。换言之,从总体上看,西方的宇宙论是以本体论/存在论为基础的。正因如此,西方主流的宇宙论乃是实体论,而不是过程论,这在西方哲学史中盛行的各种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争论和现代科学中流行的各种关于基本粒子的学说中均有具体的体现。相反,如上文所说,“本根”和“大化”都不是实体,反而更接近于对变化过程的言说。可以简要地说,西方哲学主流思想以 to be 式的思维结构和言说方式为基础,关注的重点是 Being(是/在);中国哲学主流思想不受 to be 式思维结构和言说方式的牵制,关注的重点是 Becoming(变/生)。

最后,与上述分析相吻合,在西方哲学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化感悟方式是逻辑思维和命题语言;在中国哲学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感悟方式则是类比思维和隐喻语言。美国著名汉学家郝大维和安乐哲把这两种文化感悟方式分别称为“第一问题框架”和“第二问题框架”:前者指“类比型思维模式”,后者指“因果型思维模式”;前者持有一种“美学型的秩序观”,后者主张一种“逻辑型的秩序观”。<sup>[10]133-141</sup>关键在于:“从严格意义上说,西方文化发展中占重要地位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对于理解古代中国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在西方传统中,本体论的思考主导了宇宙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第二问题框架把面对混沌时确保秩序作为主要关注的焦点,这种秩序的实现是由于存在把构成宇宙那些东西结合在一起,用巴门尼德的术语说,正是宇宙所是(beings)的是(Being)才是宇宙的基本保证。”“所谓本体论问题优先这一心照不宣的主张是以下这些人特有之偏见:这些人把印欧语系置于特殊地位。对‘是’(Being)的理解要使‘是’(Being)通过世界的所是(beings)出现,这一关切是一种偏好统一性压倒多元性的一种表现,它增强了第二问题框架的思维。……在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中,相反的语言偏好促进了不同问题框架的支配地位。”<sup>[10]237-238</sup>看来,中国儒道释最终得以融合,而墨家和名家终难成为主流,也可从汉语的“言语构造”特点和汉族人的“语言偏好”得到理解。

因此,“是”与“to be”的关系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词对词的翻译问题,而变成了中国人借以理解西方哲学和西方人借以理解中国哲学的一条有效通道,而这条通道的关键路标是以截然有别的言语构造和语言偏好为基础的不同问题框架。为此,郝大维和安乐哲的如下告诫值得我们记取:就中西哲学比较而言,“如果我们不愿意或不能提出比较两种传统的有效方法,那么为论述我们以为是这两种文化的重要成分所作的努力就是徒劳的。因为在比较哲学的领域,进行不同文化之间的译解具有确立问题框架的性质,没有什么比这更显而易见。”“然而,既然我们必须用那些由我们支配的工具开始不同文化之间的译解,我们就将使用两个文化的问题框架之间公认的偶然的反差,以达到让它为我们作文化对比服务的目的。”<sup>[10]132-133</sup>

#### 参考文献:

- [1] Dummett M. 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3.
- [2] 王力. 汉语史稿(中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0:353.
- [3] Tanesini A.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Z[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07.
- [4] 钱冠连. 西语哲:如何被语言研究利用[J].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2009,32(3):1-6.
- [5] 张东荪. 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J]. 东方杂志,1936,33(7).
- [6] 张汶伦编选. 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 [7] 王大庆. 我们怎样认识西文人的“是”? [M]. 学人(第4辑).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430.
- [8] 萧诗美. 是的哲学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 [9]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 [10] 郝大维,安乐哲. 期望中国:对中西文化的哲学思考[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